

◆民间文化

武冈龙灯文化

熊 烨

在湘西南的群山环抱之中,武冈这座千年古城宛如一颗镶嵌在资水河畔的璀璨明珠。每当节庆来临,蜿蜒腾跃的龙灯以流动的光影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。武冈的龙灯文化,将农耕文明的密码、民间信仰的图腾与艺术创造的智慧编织成一部立体的民俗史诗。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,以它们特有的方式诉说着武冈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。

武冈的龙灯文化源远流长。在农耕时代,人们将对自然的敬畏与祈愿寄托于能行云布雨的神龙形象。《武冈州志》记载:“岁首舞龙,以应节气,禳灾祈福。”这种源自中原的龙崇拜与湘西南少数民族的雉文化交融共生,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灯文化。

武冈市邓家铺镇的“滩里水龙灯”便是这种文化融合的见证,其夜间水上表演的仪式可追溯至唐代宗年间。每至节庆,这里的人们便要在关风桥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,其时,锣鼓喧天、唢呐齐鸣,爆竹声声。之后,正式摆开舞龙阵势。四条主龙,每条需二十四人操控。龙身内置的蜡烛,在夜风中明明灭灭。舞者踏着竹排完成“海底捞月”等高难度动作时,粼粼波光与龙影交织,恍若真龙现世。船开船停,还伴有“船歌号子”,景象异常壮观。这种融合祭祀、杂技与民间舞蹈的综合性表演,已传承1400余年。

在武冈东北部的司马冲镇五星村,另一

种龙灯形态以独特的造型语言诠释着中华文明的深层密码。当地民谚“唐朝起,宋朝兴,一直闹耍到如今”,道出了鹅颈龙灯跨越千年的传承脉络。五星村李氏族人奉老子为祖,将道教文化与农耕智慧熔铸于龙灯制作。高达4.2米的龙头昂然向天,龙颈修长如鹅颈,这种造型既是对古农具“鹅颈锄”的致敬,更是暗合《道德经》“柔弱胜刚强”的哲学理念。99米长的龙身,需要四十余名壮汉合力舞动。每节龙身内置的手工蜡烛随着步伐摇曳,在夜色中勾勒出流动的光带。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制作工艺,从选竹破箴到彩绘装裱,七十二道工序严格遵循古制,龙须的弯曲角度需用特制火钳定型,鳞片描绘要符合“天罡地煞”之数。这种将道家玄理具象化的艺术创造,在2020年李氏宗祠修复工程中重现于世。当九十岁的老匠人李昌运颤巍巍点燃龙头蜡烛的瞬间,仿佛接通了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。

龙灯文化的多样性在武冈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极致展现。石羊乡的走马灯常和龙灯一齐出动。其中,走马灯的演出者都是杨姓。据杨氏老人说,该表演有一百零八个“阵法”,但时代长远,很多阵法已无法再现。虽然遗憾,但在市文旅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,现在仍能演出三十六阵,并且已成功申报省级非遗。而散落乡间的草龙灯,则以最质朴的方式延续着土地崇拜的风俗。秋收后的新稻草经过蒸

煮、晾晒、编织,最终成为可焚烧献祭的龙形载体。而春节期间此地的闹春龙灯,更是将民俗狂欢推向高潮。双龙戏珠时,龙珠忽隐忽现,火龙腾飞处铁花四溅。锣鼓声、喝彩声、鞭炮声,交织成震撼人心的交响曲。

当我们深入探究龙灯文化的精神内核,便会发现这是一部用光影书写的生存哲学。在水龙灯的“送龙归海”仪式中,乡民们唱着古老的《送龙调》,将龙灯缓缓沉入资江。这个充满诗意的场景,实则是农耕民族“天人合一”宇宙观的生动演绎。更令人动容的是龙灯文化中的集体记忆构建。滩里水龙灯表演需要全村六百余人协作,从八十老翁到垂髫稚子,或扎灯绘彩,或击鼓开道,每个人都在光影交织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。这种代际传承的仪式,比任何文字记载都更深刻地塑造着地方文化认同。

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节点回望,武冈龙灯的当代转型呈现出传统文化再生的多种可能。在五星村,鹅颈龙制作技艺被纳入“非遗扶贫工坊”项目。邓家铺镇将水龙灯表演与生态旅游结合,游客可体验竹排舞龙、河灯祈福等沉浸式项目。正如鹅颈龙传承人李昌运所言:“龙灯要活,既要守住老祖宗的心跳,也要跟上新时代的脉搏。”这些跃动的光影,既是先民们留给今人的文化遗嘱,也是通向未来的精神路标。 (熊烨,武冈市作协主席)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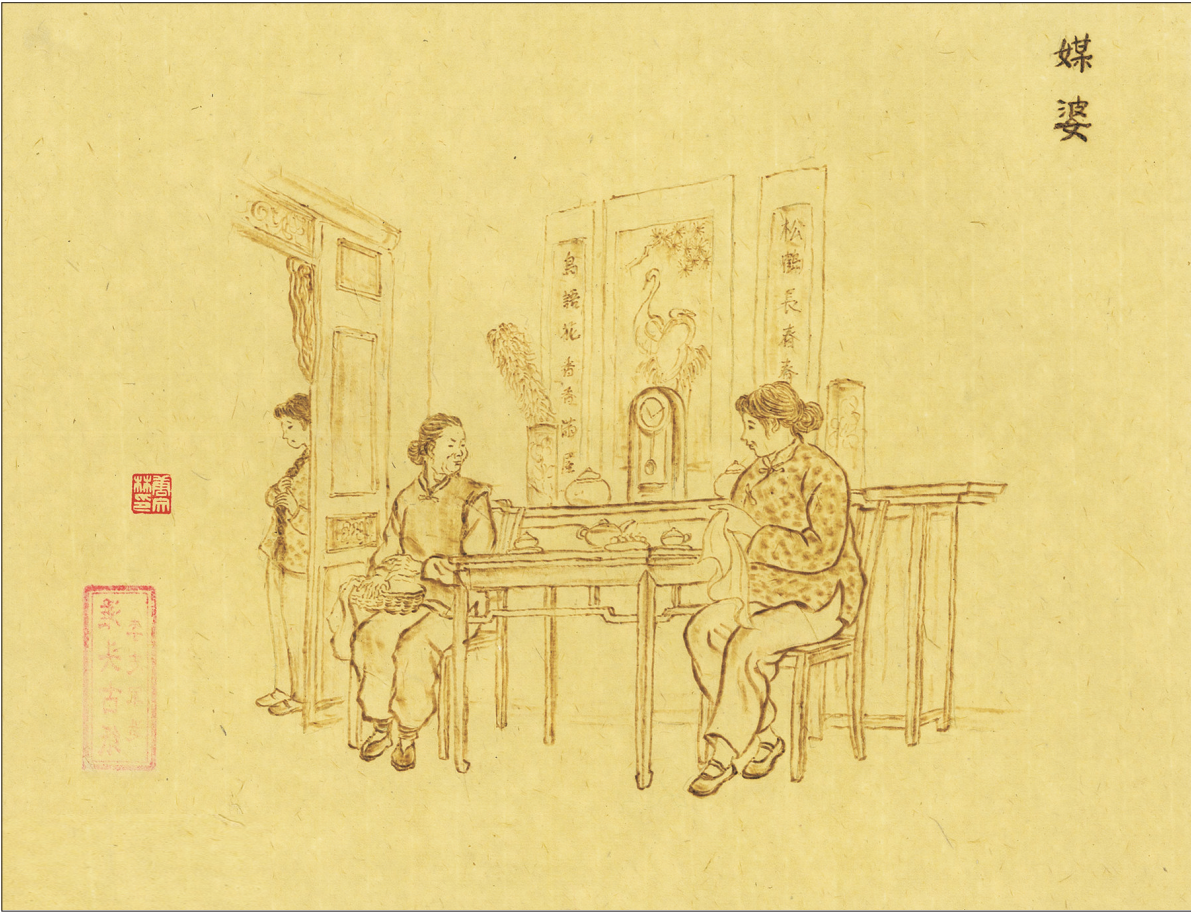
媒 婆

唐文林 王艳萍

旧时,以说合婚姻为职业的妇女叫媒婆。

在三百六十行中,媒婆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当。媒婆大都边从事其他职业,边为他人做媒做保。她们能说会道,常走家串户了解各家情况。哪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,她们都了如指掌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

点亮孩子眼睛里的光

彭真平

期中考试后,我发现曾经活泼开朗的学生小Q,如今眼神空洞、沉默寡言,每天独来独往,作业也敷衍了事。更令人揪心的是,在一次自习课上,作为班主任的我,偶然瞥见小Q手腕上有两三道浅浅的伤痕。虽不显眼,却触目惊心。我当即意识到:小Q出问题了,而且很严重!怎么办?

我没有贸然询问。我知道,这样直接开口,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。我想到了每周的“心里话周记”。这是我布置给全班同学的练笔作业,学生每周必记,我每周必批阅。我觉得,通过“心里话周记”默默观察小Q,比直接找她谈话更容易进入她的内心世界,感知她的心理变化。

小Q在周记中写道:“我感觉自己像被困在黑暗里,找不到出口……”字里行间的绝望,让我心痛不已。我认真地批阅她的周记,像批改作文一样圈点点点,还在后面写上一大段评语,或表扬鼓励,或谈心解结,或提出期望。一个月以后,我终于把住了她的“脉搏”:原来,她的父母天天在家里吵架,正在闹离婚!

把“脉”之后,利用课余时间,我开始直接找她谈话,以朋友的身份与小Q谈心。由于之前“周记”的铺垫,小Q一点也不抗拒,而是敞开心扉,有问必答,无话不说。当她说到“因家庭矛盾长期压抑,精神压力极大”时,甚至痛

哭流涕,伤心欲绝。我立刻联系了小Q的父母。刚开始,他们不愿直面问题,认为孩子在学校这样,“只是矫情”,不想读书找借口,逃避问题推责任,他们不当“背锅侠”。我见家长无动于衷,轻描淡写,就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地上门家访,找他们耐心沟通。我的诚意终于打动了家长,引起了他们的重视,表示愿意夫妻“停火”,和平共处,不再打打闹闹,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睦的家庭生活环境。

小Q的家庭矛盾解决后,我着手解决她学习压力大的问题。我为她制定了人性化、个性化的学习计划,每天抽空陪她散步、聊天,鼓励她参与班级文体娱乐活动。小Q作文写得很好,我就推荐她去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。当看到自己的获奖作文在校报上刊登出来时,小Q两眼放光,欢喜雀跃。

半年后,小Q的“周记”里出现了久违的阳光:“谢谢您,老师!我终于敢抬头看天空了。”

还有一个学生,小G。他的事情也让我操碎了心。

他是初二48班的学生。父母离异后,小G跟随父亲生活。但父亲忙于工作和生计,对他疏于管教,要么放任自流,要么拳脚相加。小G在这样的环境教育下,逐渐变得暴躁易怒,凶狠好斗。他不是眼里无光,而是眼露邪光、目含凶光。他不仅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,还偷拿他人文具,甚至公然顶撞班干部。同学

们避之唯恐不及。他却满不在乎:“反正没人喜欢我!”

我没有急于批评,而是从细节入手。我发现小G擅长写作,经常夸他文章写得好,有当作家的潜质,并任命他为班级“纪律监督员”。起初,小G不屑一顾,但我坚持每周找他谈心,既肯定他的进步,也严肃指出问题。一次,小G因打架被请家长。我没有指责他,而是带着他看了一个视频,是关于他父亲在外面辛苦赚钱的视频。看着看着,小G情不自禁地泪盈眼眶:“老师,我是不是很糟糕?”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:“不,只要你有心,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孩子。”

在我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引导下,小G逐渐敞开心扉。他学会了好好沟通,不再用拳头解决问题,反而主动亲近同学、帮助同学。毕业时,他在给我的留言卡上写道:“老师,您是我生命里的第一束光。”

教育是什么?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,不是灌输,而是唤醒;不是熄灭,而是点燃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:“教育的本质,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在这个授业解惑、治愈心灵的过程中,老师要用爱心铺路,以初心掌灯,凭真心叩门。他的职责就是,化为一缕风,吹动一棵树、一朵云、一个灵魂;变成一把火,点亮学生眼里的光,点亮孩子心灵的灯,点亮他们脚下的路。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

◆漫游湘西南

紫霄峰赏云

夏太锋

武冈云山紫霄峰,海拔1300余米。站立峰顶,举目眺望,只见群峰错落,森林蔚然。七十一峰跌宕起伏,逶迤绵延,各抱其势,各现其姿,各呈其美;似虎似狮,似剑似戟,若吟若啸,若腾若飞。我固执地认为,云是山峦的纱巾,没有云,山就显得冷峻。而云山恰巧以山绝云幻、林秀水清、洞奇峰险闻名遐迩。

一个杨柳含烟、青草吐翠的春日,我与几位友人相邀游云山,登紫霄峰赏云。沿着进山公路斗折蛇行,不一会儿就到了山脚。进入山门,大家拾级而上,一头扎进云山怀抱。道道山岭穿着厚实的绿衣迎面扑来,空气里飘逸着淡淡草木清香。迤迤而行,漫漫而游。山间雾气氤氲,迷迷蒙蒙。幽泉怪石,我们不想光顾;飞鸟走兽,我们难得理会;奇花异草,我们无暇观赏;青枝翠蔓,我们无心睇眄。大家只有一个心愿:观云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,我们带着满身疲惫到达紫霄峰。稍作休憩,大家迫不及待观云赏云。四周无处不是山,无山不生云。

云山的云春夏最多,秋冬次之。清代文学家邓显鹤《宿云山胜力寺》一诗,字字写云,句句不离云:“古僧踏云来,微辨云中路。笑拍云封肩,寻至云起处。一峰扶云飞,一峰负云走……”

云山的云是圣洁的。有的从岩洞溢出,有的从山谷生起,有的在林梢腾升,有的在峰峦游弋。如果太阳给她披上璀璨的光环,云就变得五彩缤纷;如果月亮给她洒上皎洁的清辉,云就变得俏丽动人。我想云山就是云彩的家,有了家云彩才活得无忧无虑、舒适自在。朵朵白云缭绕座座峰峦,依偎面面悬崖,弥漫层层山坡,徜徉条条小道,与青山接吻,与溪水谈天。云彩飘过的地方,山青水碧,花红草绿,蜂飞蝶舞,鸟鸣雀跃。这样的云使云山似仪态万方,风情万种。

云山的云变幻多姿。片状的、条状的、絮状的应有尽有,繁衍出各种图案,张贴在瓦蓝的天幕上。一片片、一朵朵、一团团、一簇簇,舒舒卷卷,飘飘荡荡,推推搡搡……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山脚晴空万里,碧天如洗,山上却一片晦阴,昏昏沉沉。有时山上艳阳高照,晴空万里,顷刻却有紫烟生出,云雾升腾,将山山岭岭全部吞噬。云山的云,须臾间又变成捉摸不定的精灵。

(夏太锋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春日纪行： 从金黄原野到红色热土

禹长贵

三月的湘西南大地浸润在连绵的阴雨里,长达两周。待得云销雨霁、阳光破茧而出时,我当即邀约三五知己,驱车奔赴邵东团山镇。沿沪昆高速疾驰,只见两侧山峦渐次起伏。甫入完善村地界,千亩油菜花海便以铺天盖地的金黄撞入眼帘。

车轮碾过花海间的水泥小径,耳旁是蜂群振翅的嗡鸣与沁人肺腑的芬芳交织成的春日私语。停驻在胞弟新建的乡间小楼前,主客寒暄未毕,脚步已不由自主地迈向那金色浪潮。游人们或俯身细嗅花蕊,或举镜定格笑靥。更有稚童追逐粉蝶,惊起漫天流金。为览全景,我们循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攀上草山,但见蛇形溪流将金色版图分割成几何图案,白墙黛瓦的农舍点缀其间,恰似上天失手打翻的调色盘。

农家腊味的余香尚在齿颊流连,我们的视线已被如圭大道的现代化图景牵引。这条三十二米宽的黑色缎带,自2023年元旦贯通以来,昼夜为工业园区输送着蓬勃生机。在镇企负责人的导引下,我们见证了传统制造业的涅槃:全自动生产线如精密钟表般有序运转,机械臂起落间,数以万计的打火机列队成型。镇政府官员如数家珍:“园区已汇聚高分子材料、智能设备等七大产业集群,科技赋能让团山制造走向世界。”

车轮转向团山老街。公路两旁店铺林立,行人如织,历史的风云在导游的解说词中渐次展开。而在庙山岭上的烈士陵园,我们看到了松柏掩映着的三十六座丰碑。“尚有英名悬日月,要留浩气正乾坤。”指尖抚过尹如圭司令员的碑文,衡宝战役的冲锋号仿佛穿越时空在耳畔炸响。这片土地,不仅安息着解放战争的英烈,更承载着大革命时期十三志士的赤胆忠魂。

暮色为油菜花海镀上琥珀光泽时,我们踏上了归途,车里载满野葱、荠菜、珠藻菌。这个春日,我们在金黄与殷红的色彩碰撞中,读懂了团山镇的前世今生——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柔叙事,更蕴藏着改天换地的磅礴史诗。

(禹长贵,任职于北塔区卫健局)